皕宋樓藏書志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　存齋雜纂之七十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一

鬻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鬻熊撰唐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逢行珪序

逢行珪上表　永徽四年

鬻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鬻熊撰

墨子十五卷　畢刻顧千里校道藏本

周墨翟撰

乙卯二月七日校畢澗賓記

嘉慶己未再讀一過又正錯簡數條澗賓又記

子華子三卷　明刊本

周程本撰

劉向序

尹文子一卷　明刊本

明山陽仲長氏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

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㺚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未始到京師繆伯熙以此書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公孫龍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齊人公孫龍撰

公孫龍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人公孫龍撰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爲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

以相移引人聽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輿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淺詿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疑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

鬼谷子三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鬼谷子三卷　明抄本　謝在杭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梁陶弘景註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元刊本

秦呂不韋撰漢高誘註

高誘序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轍南游者往往嗜古績學彼求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椒生晚無以參倚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

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尙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山之僧舍疎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北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疎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時與先生論先秦古書以爲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明禁絕先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迺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醕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爲書

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書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閣先生此言也時二千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畿縣東西漂頗閣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以文儒起家敭歷朝著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呂氏春秋其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湖先生之門固以諸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旣刊版乃俾元祐爲之

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

尚書嘉興公名貞字庭幹由嘉興擢授海道都

漕運萬戸云遂昌鄭元祐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

行板心有字數小黑口

人物志三卷 明正德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阮逸序曰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

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潤而莫睹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覩情

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鬭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攷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伺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

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
之蘊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脩身之檃栝其効
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媲美夫昆金美
玉篋櫝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
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醇駮
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
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
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
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

物爲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膚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眞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按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

改云愚謂明矣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啟
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啟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
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
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
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
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
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
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

五更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
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
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
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
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劭作七十二條及略
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
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
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
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劭才
史臣陳壽亦曰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劉昞

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

釋卷畧曰鄭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
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敦煌實錄二十卷
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
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
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
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為業魏太武平涼
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

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拔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

廣平宋庠記

人物志三卷 明嘉靖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顧廷芳序 嘉靖己丑

劉子五卷 明刊本

周劉晝撰

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 舊抄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 考證後有結銜

九行

無名氏序

沈揆跋 淳熙七年

顏氏家訓七卷 明刊本

隋顏之推撰

張壁序

儒門經濟長短經九卷 舊抄本

唐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趙蕤撰

趙子曰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寔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

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獘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閗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獘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國之政智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强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賡成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駮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

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刱立題目總六十有四篇合爲九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蔕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爲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兩同書二卷 宋刊本

唐羅隱撰

化書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南唐真人譚景昇撰

予讀化書至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堅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旨遂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予閒日問乎鴻濛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宋齊丘所撰非乎鴻濛君曰吾聞希夷先生誦此篇至稚子篇掩冊而語我曰我師友譚景昇始于終南山著化書因游三茅經歷建康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于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

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
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
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顚其病彌篤而無
也齊丘終不悟景昪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
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于是杖歘
而去齊丘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結秀述
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解成註誠罪人也
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
其盜心竊其仙跡其罪尤者也果不得其死宜
乎歲嘉祐五年夏四月二十一日碧虛子題化

書後

昭德新編三卷 明刊本

宋晁迥撰

予嘗歷覽古賢風烈子劉子唐劉禹錫有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予服勤斯言崇行先折而能和長者之論蹈高世之行者則見之於故太子太傅文元晁公一日其手疏談

向來道義繼以所著昭德新編三策相示且曰非尙辭華多存勸戒止述大意勿用虛飾自爲冠引中明篇旨俾之別敘芳矱用施華槧嘉故人之雅意邁仍歲之多疾文芳嗟於將落公倦悲於先露追維疇昔泫然流涕今里中多暇一發珍蘊復尋塵慮甃繹辭理有如子劉子焉近之者則薰服乎椒蘭之媚法之者則性靜乎龍鯢之淵將廣布傳諒資探擷思其人不可得而見矣今翰林公以懿文華國登鸞鳳之署榮於世官以淡水論交挺金玉其相表於風俗懷先

正緒餘之感形尺牘款密之情勉從識言無爽修許云爾時皇宋景祐三年七月一日序鎭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駙馬都尉上柱國李遵勗撰

愚嘗汎覽前史見有老而好學者知其性之所樂也今記憶其一二焉因直書之蜀向朗少時涉獵文學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南齊沈麟士少好學及長隱居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白抄寫細書時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後魏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好

文學年九十餘誨人不倦手常執書吟咏尋覽
愚竊不揆因而省已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紀自
未冠及大耋越五紀而閒居已久年踰八旬從
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廢觀書弄翰之學
絶無餘好性自然也第寒迹孤進稟賦愚直猥
以薄藝幸會淸世策名委質自結明主綿歷兩
制逮事三朝進退以禮榮願滿足揣循愧惕久
於尸素無功以利國無德以惠人深思立言庶
幾補過今故考求內外經典中事并耳目思慮
所及之事非爲屬辭充筆苑會友資談柄直以

積學歲深晚節感悮諸緣悉備難得易失浸加衰朽不可虛過切欲於古聖教法中力行萬分之一覽利及他亦如之竊詳東魯之書文而雅垂爲格言簡淡隱微不可以洞曉西域之書質而備卉於大藏重復浩博不可以周知故此五說附中而作夫信士屬意而有福慧二業慧業可以登妙道此則別論若欲勤修福業結人天之勝緣卽此五說最爲精當事貴洞曉是也釋氏經典其說甚明惟許作正觀不許行邪道敏識之士固當知之也老馬之識猶可使導人以

歸路老人之語豈不能曉人以知方敢告攻妙
慎勿輕蔑嗤棟宇宏壯居之者當知經構之勞
昂味豐潔食之者當知烹造之勞區區采述其
勞亦兩流布心術以代面談不在乎文而在乎
意意之所至斯可見也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
柱國燴淵晁迥撰

習學紀言序目五十卷舊抄本

宋葉適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
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门

金陵歸閒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迺成序目五十卷予家既以先志編次論今越帥新安汪公鋟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夫去聖緜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受之子思是爲孔門之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詣
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
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說
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
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
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
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
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
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膚中肓之速於起
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

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氷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閫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府兵而驟　養兵之患本朝承平未遑悛定規以強敵垂亡邊方數微單壘將絕遂爲後戀時祕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苦心哉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胤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

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

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記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譏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于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關于世教者尤切今徐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

排比第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諗余
鋟板郡齋士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
後　所得于德叟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
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庶有考焉德叟
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
𦂳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新
安汪綱仲舉父書

余好惡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
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汙
隆相會即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水心

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爲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於宋人中頗爲不入類波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瓶賁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爲是而古人肯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敢好爲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爲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陽道穀題識

右雜學之屬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刊大字本 毛子晉舊藏

漢臣班固纂集

漢唐書籍以通名者五惟白虎通與風俗通行
乃諸儒之所討論實爲鉅典而所至缺此板余
嘗持節七閩如建安書市號爲羣籍所萃訪求
無有也今錫學得　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
繡梓以廣其傳是亦明經之一助豈小補哉大
德乙巳四月望日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東平嚴度恪齋題

白虎通之爲書其來尚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
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
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

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
此其所自歎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
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
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
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
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
史子籍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
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于學將鋟板以廣
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
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

是邦殆亦有數而然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生之好學俱可嘉尚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張楷序

或謂是書中間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尚書語迎子劉一事即尚書顧命考之逆本作迎劉本作釗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學以尚書堯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彝作秉夷誰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出蔑有一人敢為改正出是觀之白

虎通亦猶是也間有不安蓋從其衛盧篇之者
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受假借通用未
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
述作儻能如禮記緇衣以君牙爲君雅說命爲
兌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疑矣昔人有云讀書
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
劉世常序曰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
一月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
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
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注云今白虎通又按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因也書肆舊書鋟木歲久摩滅竟亡此集學者欲見而不可得邇者朝廷崇尚實學敬以家藏監本刊行與眾共之

案此元大德大字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小黑口卷中有川字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宋鈞朱文方印蘭揮白文方印葉氏家藏白文方印毛氏子晉毛晉之印朱文兩方印毛晉二字連珠朱文印汲古主

人朱文方印是書見汲古閣秘本書目凡三冊今猶毛氏舊裝也

白虎通德論十卷元刊大字本　天籟閣舊藏

漢臣班固纂集

嚴度序

張楷序

無名氏跋

無名氏跋

白虎通議四卷明傅鑰刊本

漢班固撰

冷宗元序　嘉靖元年

獨斷二卷　宋刊本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錄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舒穎淳熙庚子六月初吉江都李宗孟書

古今註三卷　明覆宋本

晉崔豹正熊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　宋刊本

唐國子監太學博士馬縞集

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爾

資暇集三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唐隴西李濟翁編

勞氏手跋曰此書刊本頗多類非善本 文瀾閣本係從錢遵王藏本傳錄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八字疑即顧氏文房本也此本字畫雖老草然宋諱多缺筆向從舊本錄出道光癸卯十二月廿七日用昭文張海鵬墨海金壺刊本

比校張刻源出閣本與此無大異同即謬處亦互有得失俟再得顧本覆勘丹鉛主人志

資暇集三卷　明覆宋本

唐隴西李濟翁撰

自序

刊誤二卷　宋刊本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自序

東觀餘論十卷　項氏覆宋本

宋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詔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法帖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辯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為時而出豈特為家世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

無名氏跋曰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

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於攷古是書久行於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攷討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嗜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臚奥上下千古皆前

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紫微董公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奕然謂史籀書揚州舊易惠系

能辨其字殊無三代/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
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縣州舊三
字又移明爲易惡系皆取其半縣乃碧碑中唐
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
殆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墨石事與苑謂曹
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州時未知
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大極璇題猶
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
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榱
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頃乏匆匆雲林

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偁於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　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　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　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㝡之類尚眾此既爲小學而作亦

并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

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東觀餘論四卷　明李春熙刊本

宋閩昭武黃伯思著

黃訥跋　紹興丁卯

余友仁序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明抄本　陳眉公藏

宋臨川吳曾虎臣纂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二

西溪叢語二卷　鳴鶴館刊本　勞巽卿校補

宋剡川姚寬撰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緝成編目爲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

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覲令威識

趙氏手跋曰此書上下二卷明時刻本乾隆壬午父執董浦先生乞余手錄云假於揚州馬秋玉家越五年余得明刻本後又得潛生堂抄本與明刻迥異因用朱筆注也素門識嘉慶改元七月二日

勞氏手跋曰道光癸卯季秋向高叔荃借得此書嘉靖刻本經鮑淥飲趙素門兩先生以潛生堂抄本校勘時未審此本用汲古閣刻本傳校一過尋購得此帙有淥飲先生手補脫文兩則

似亦據澹生堂本而校未竟也因以舊校本覆勘終卷隨以汲古幷校之祁抄次序不盡合又多出四則而少五則此本脫謬亦未得盡正汲古本亦此本相同頗多校正第脫去令威自序耳咸豐丁巳八月二十六日仁和勞權巽卿記于秋井草堂

又曰直齋書錄解題載姚氏殘語一卷西溪居士集五卷西溪樂府一卷殘語解題云又名西溪叢語已版行通考節去此語遂不知即爲一書俞氏并不及殘語則又疏矣唯解題叢語作

叢話恐係傳訛耳九月朔後一日燈下記

又曰西溪樂府唯花菴中興絕妙詞選錄其五闋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所選無出花菴之外者

蟫隱書

又曰咸豐丁巳八月以傳校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并汲古閣刻本勘過丹鉛精舍主人記

西溪叢語二卷　明鴸鳴館刊本　黃蕘圃舊藏

宋剡川姚寬撰

黃氏手跋曰此鴸鳴館刻西溪叢語余亦有之但時諸家塾中不以為難得之書迨後見校舊

松收顧氏書中有錢遵王家抄本并手校者始知即從是刻抄出遂重之錢本缺失多同因覩鵜鳴館刻爲難得而登諸舊刻之列後余得嘉魚館抄本取刻本相校抄固勝刻而刻亦有勝抄之處抄因與刻並藏惜刻有缺失并糊塗處復借張訒菴藏本補抄寫全可云盡美矣頃湖估來說新開環經閣有舊刻西溪叢語甚完全淸來余曰是必鵜鳴館刻本也屬爲取閱果然寔勝向來所有之本柰遭俗子評點瑜不掩瑕余以難得故卒收之易以家刻書三種今而後

抄刻皆爲善本可無遺憾癸未四月十有三日

蕘夫記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會通館活字本　吳方山舊藏

宋洪邁撰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纔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也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西贑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浙東
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
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
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
於浙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
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資筆端實爲儒

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藉人去後之思僕又嘗屬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畱於此它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

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

士夫珍藏罪不已久獨野處未爲寺簿推廣隨

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宫臨川何異謹序

自序曰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

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

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淳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

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淸閒之燕聖語忽云近

見甚齋隨筆邁詠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煞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裒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依跡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築是時逖少春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坐王懷祖之故侍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驥木非倫擬而年齡之運逾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簪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據几隨所趣

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書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摭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憬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輩爲四筆乞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

序

姊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絶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雖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懷每見夷堅

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游戲今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垂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榱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為序并奬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序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四卷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為卷各十六

咸冠以敘五獨十卷而無題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先生父子伯仲以文籙相禪屹爲一代詩書禮樂宗主論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四朝眡儀兩地大而裁成國史作宋一經次而代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宅高文大冊臚分兩槀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鈎是索經籍傳註是糾是從古事於我乎發蹤古人於我乎品藻正譌考異核僞剖微若典故沿革若姓族譜牒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而委葉而根下逮仙梵醫數亦時囿羅爲之

是齊千彙萬狀而造以貫之卒歸乎一也圭璋璧琮旅像位置而犀象珠貝錦綉黼黻文錯其中麗其側也今江右鮮刑使者壽簃公觀先生爲從祖顏昔作屏依然逍遙關孫紹最因任乘軺亦既出滇池赤子勞徠而枕席之登府文書益省乃裒五筆而刻諸梓校寶婺舊刊茲爲全書將使章貢父老指爲棠陰之茇也以樞閩閣晚生前況摹本傳克紬繹念昔侍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話悠然反隅或間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

鑒湧泉橋衡百器袞袞不竭巨盎萬斛信手得緒縷之抒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稱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唐李肇紀事資採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於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而史補僅僅三卷然善於此猶足稱雄然史載充著書時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或者為先生哂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

得抱數卷去邕屬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
邕獲宅人書闕佚如寶等簿公乃出其家書與
衆共之自是人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
至雞林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啻山
淵負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里學生
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

橚謹書

叔祖文敏公居閒日久著述爲多隨筆五書凡
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捃摭典故參訂品藻精審
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襲伋頃守章貢後公四

十年以其書鋟於郡齋揭來守建又後公四十三年於是復鋟此書于建方欲彙公之文刻寘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當嗣圖之以成山莊先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既望姪孫朝議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伋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續至五繼刊于章貢然歲久字漫不可復辨紹定改元偶得建谿刊本詳加參校命工鋟梓始於是年之仲春訖於次年之季秋刊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重九

日臨川周謹書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明弘治刊本

宋洪邁撰

自序

程氏演蕃露十六卷續五卷 明抄本顧千里校宋本

宋程大昌撰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雎騶虞苻蘋棠棣豈遂是道若未明入者之爲何物入物之爲何似而

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蕃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伏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蕃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蕃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

可忽而不竟歟予嘗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廣且日力窮於應物未能極致閒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纖悉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几最而并彙之題其帙曰演蕃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蓋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愧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貨易益可媿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

昌泰之寓吳興書

顧氏手跋曰此書新有刻本極其紕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閬原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唯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道光甲申立夏後三日顧千里記

又曰馮鈍吟於此書多所掊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

續考古編十卷　傳抄本

緯略十卷　明抄本　柳大中藏

宋高似孫續古集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高似孫續古集諸略今惟子略刻入百川學海中餘不多見緯略但見抄本然亦希有向曾見明人唐詩手抄本在甪直嚴二酉家又見一抄本出桂國坊王氏後爲郡人吳有堂所收聞禾中一殘抄本亦歸吳處去春有京師謝姓托友

購此書余轉商諸吳吳索八金并欲抄還所缺者未諧而止今茲余欲購之屬坊友之與吳稔者詢之必如數而始付閱屢議不果頃忽有高姓書賈持此示余其居奇之心遜于吳多矣索直十二番無可減者余嘉其留心代購并見書付銀意差雖猶市道之近情理者遂如數與之此書舊藏不知誰氏鈔手半爲柳大中筆校勘評隲硃筆審是何義門此又賈人所不及知而余所知者此余雖善價而猶以爲可喜者也甲戌秋白露後一日復翁

芥隱筆記一卷 明仿宋刊本

宋龔頤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爲難古人固有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

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固覩筆記特翰墨之游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汶人劉莊敬用鋟木于東盦郡庠庶侈其傳

氏獻揭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洒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

闡之以淑艾後學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窺一班云茗溪雍民獻敬書

芥隱筆記　宋刊本

宋龔頤正撰

蘆浦筆記十卷　舊抄本　馬寒中舊藏

宋劉昌詩撰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同寮往來僻在村疃無娟娱子仍扣擊遙睇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緒書以自娱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遷

變皆得遡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于心則紆軫而弗敢釋旁稽力採偶究竟其旁蘂則忻幸亦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冊凡百餘事萃爲十卷有未檢證者留俟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爲是將求印可於先覺之士倘改而正之是予之願也蘆浦乃解宇之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淸江劉昌詩興伯敘於通山閤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烺家予借得命桂父是錄以備稗官一種萬歷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

綏安大弋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唯心庵校

閱後三日書

周氏手跋曰近于帶經堂陳氏見穴硯齋抄本

趙清獻日記中比鮑刻多九行其他足正鮑刻

之誤亦甚多惜匆匆携去未得校補附記于此

季貺

穴硯抄本後亦歸季貺遂以此本贈余因借穴

硯本校一過中間批註數條未知何人之筆亦

並錄之同治十二年冬月陸心源識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長洲王楙撰

僕閒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袠俱滿旅篋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卷目之曰野客叢書井蠹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辠也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馬吏筆舛譌以俟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嘉泰二年十月初

五日梂再書於儀眞郡齋之平易堂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盥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經外雜抄一卷 明刊本

宋魏了翁撰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宋鶴山魏了翁華父撰元紫陽方回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

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於訓詁估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歟解之辭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弊大難旣解是無所往也而

味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爲秦漢以
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
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爲萬世太平計而
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寖遠
寖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
姑即漢紀文辨證作古今考

右鶴山先生初藁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
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同客門下
自淳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
丁卯因子正遣諭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

九月借親筆釋觀遂錄諸此所謂古今考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考知古今異同之變爲可惜也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鹽官州慎職時知州方

公存心乃盧谷先生冡子也間嘗論易書以先
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
義爲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象爻象之
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
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
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于紫
陽書院壓本則藏于盧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
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
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
益不可考故卽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

樂制度名數作古今考及著皇極經世書考書
成而皆未脫稾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
州悉出三稾以示先君奐曰當宋之季眞魏之
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
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
得覩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眞切之學也
豈習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讎其放葉俾
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圖壽[illegible]
梓以攷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久其所
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棄二書卒未

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畱經世書考亦失之
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眞文
忠公建寧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
江人天下謂之眞魏同生淳熙五年戊戌同登
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
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因築閒僻日
從經史精研極討以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
編遂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
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
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行道於一時而使之

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材下而力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考與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末

貴耳錄十卷影宋抄本　顧千里臨何義門校

宋大梁趙與旹撰

陳宗禮序寶祐五年

何氏手跋曰康熙庚寅之春桐城方扶南見貽此書從竹垞先生家傳錄其中闕一葉云焯記

三月借汲古閣所藏研北孫翁傳本屬學徒金
生假添補鈔又記癸丑秋日甛閑主人
後序一篇鈔見貝亦其所藏有此佳事焯記
顧氏手跋曰右影宋本賓退錄其行間疎密殊
不失舊觀何校亦頗有發明所借原本後二頁
有損字處耳然較近刻自勝顧廣圻記
案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賓退錄十卷 盧抱經校寫本

宋大梁趙與旹著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為難以為善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直至唐然後盛至于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又有可憾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見其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耆儒碩生所未及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開所未聞爾既而又見甲午存稾亦君所吟賦主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音律清潤閑

遺不作時世妝長短句亦不效花間靡麗之光如花似于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鴈扶風過古木春 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留情於外者然遠人澄此心肯爲萬法起眼看聲色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爲之主者矣蓋公之學每以爲己先之故發爲文詞含喧而就寂脫華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爲德麟賦秋陽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困于富貴不知田野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秔雪不如新秫况復滿盃盂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奇風

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眞知秋陽矣余分
符章貢君之子孟邁來爲岑余嘗薦之于朝曰
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
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稾請爲之序紬閱
久之又知岑之所以爲岑者有所自傳也因不
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旹字德行嘗從
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峯陳宗禮
書于崆峒小院

自序曰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
及喜爲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

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傳益析爲十卷而題以賓退錄云

又曰與旹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閼之夏得疾頻死旣小瘉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　單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袠閼逢涒灘之秋束儋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大學未明顧爲此戲劇之事頁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之耳　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諡或書

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旁注其名惟事涉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旹積記

賓退錄十卷　朱竹垞手抄本

宋大梁趙與時撰

陳宗禮序

自序

張氏手跋曰右大梁趙與旹賓退錄十卷竹垞先生早年依宋刊本手錄卷中間有譌筆而無俗體書卷之氣盎然先生中年後益留心說文之學便下筆不茍點畫繁簡皆有來歷此可想

見先輩學問與年偕老矣癸亥春日燕昌書於

娛老書巢

宋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貧退錄十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大梁趙與旹著

陳宗禮序

自序

學齋佔畢四卷 宋刊本

宋史繩祖撰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

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審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即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見其勵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尙毋金玉其音淯祐

庚戌吉月陽朔後學君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

潸極堂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有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矣然豈先生自爲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楊言性曰飲食衣服變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四曰中庸心性曰不撤薑食曰守令愛民一以紫陽夫子之書爲證先生學紫陽者也紫陽之誨人日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先生此書其學

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即是書而求先生之心因先生而求紫陽之心歟定壬戌冬至門生鄱陽郭囦拜手謹跋

鼠璞一卷 宋刊本

宋桃源戴埴仲培父撰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刊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撰

牟應龍序 至治二年

袁桷敘 泰定二年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

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人門弟子尊敬之者爲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聞得鋟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二年冬十月浙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爲學校欠事翰林學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元帥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焉工食之聚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

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以是編得傳爲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所爲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鋟諸梓王先生之志卒以遂此蓋遇鑒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敍

案此元泰定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大黑口卷末有孫厚孫盛孫校正慶元路儒學正胡禾監刊

識遺十卷 舊抄本

元古羅羅璧撰

余舊爲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筆識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於是編有考暇日因別繁纂要粹爲一書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畊羅璧子蒼甫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脫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鄰侯於海內無有應也故岫藏於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隆

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名義考十二卷　明刊本

明西楚周祈著

袁呂祚序　萬歷十一年

黃中色序　萬歷己丑

右雜考之屬